

利比亚对非洲外交： 撬动利比亚对外关系转变的杠杆

刘 云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洛克比空难事件之后，利比亚备受国际社会制裁之苦，阿拉伯国家在帮助利比亚解除制裁方面无所作为，促使利比亚将外交政策重点转向非洲。卡扎菲高举泛非主义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使利比亚摆脱了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处境，并在非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 利比亚 卡扎菲 洛克比空难 非统

作者简介 刘云，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金华 321004）。

一些学者认为，在利比亚与英、美等国关系转变过程中，国内政治、经济需要是促使利比亚主动改变对西方国家态度的主要原因，而对利比亚的石油需求和反恐需求则成为西方国家与利比亚修好的动力。¹ 笔者则认为，利比亚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转变是该国对外战略全面转变的突破口，在利比亚与西方世界关系转变的过程中，非洲国家与非统组织（后改为非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卡扎菲泛非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成为撬动利比亚与西方关系的有力杠杆。

利比亚对非洲外交的背景与动机

“九一”革命后，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致使利美矛盾不断加深。1980年，里根指责利比亚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宣布对利比亚实行全面制裁。1986年4月，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大规模空袭，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1988年12月发生的洛克比空难事件使利比亚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雪上加霜。英、美、法等国认为这场空难与利比亚政府有关。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4月15日开始对利比亚实行制裁，其中包括空中封锁、武器禁运、关闭利比亚航空公司等。1993年11月11日，安理会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冻结利比亚的海外资产、加强空中禁运、禁止各国向利比亚出售石油设备等，使制裁进一步升级。国际制裁使利比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外交孤立，经济停滞，社会动荡。

为摆脱利比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处境，卡扎菲急需获得新的外部支持，这成为促使利比亚坚定地发展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主要动力。苏联和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曾经是利比亚两个主要的外交支柱，现已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使利比亚在与西方的斗争中失去了靠山，而且当联合国于1992年通过谴责和制裁利比亚的决议时，俄罗斯投了赞成票。安理会决议生效后，俄罗斯和利比亚

¹ 参见贺文萍：《美国与利比亚关系正常化原因分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24～29页；高晋元：《英国与利比亚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第17～22页。

相互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在利比亚的大约 2 500 名俄罗斯军事教官分批撤回国内，两国关系趋于冷淡。后来虽然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但俄罗斯不再充当利比亚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后盾，利比亚在与“美国敌人”的斗争中只好孤军奋战。

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卡扎菲意识形态和情感力量的主要源泉。长期以来，实现阿拉伯统一，一直是卡扎菲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历史发展表明，不但阿拉伯的统一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乌托邦理想，就是利比亚与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关系也颇受挫折。联合国制裁利比亚之后，阿拉伯世界并没有支持卡扎菲。甚至过去曾多次充当过美国与利比亚之间的调解者、且在洛克比事件初期被利比亚看成是其唯一支持者的埃及，也没有向美国提出任何结束制裁的建议或计划，卡扎菲也曾一度威胁要退出阿拉伯联盟。¹

当利比亚不断受到包括空中禁运在内的惩罚时，卡扎菲将外交注意力集中到了非洲。他认为唯一可能从外交上支持利比亚的只有非洲国家。利比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卡扎菲全力追求泛阿拉伯主义，在利比亚的整个外交战略中，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显得无足轻重；更为严重的是，卡扎菲收容了一支有关国家反政府势力组成的“伊斯兰军团”，要“解放非洲和第三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比亚多次卷入干涉别国内政事件，同许多非洲国家的关系严重恶化。例如，卡扎菲支持马里政府反对派在的黎波里的组织“马里共和民主联盟”，并煽动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对政府进行圣战；利比亚由于同乍得存在边界争端而多次出兵干涉乍得内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另外，利比亚还支持过加纳、尼日尔、摩洛哥等国的反政府分子。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利比亚先后同十多个非洲国家断交。现在卡扎菲决心改善对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他相信非洲国家会欢迎他。而非洲国家对利比亚丰富的石油、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深刻的印象。非洲国家希望从利比亚获得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利益，也希望以此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尤其是希望引起美国的注意，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非洲的兴趣与卷入都在极大地减少。

非洲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打破制裁僵局

卡扎菲开始调整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政策。首先，利比亚停止了对非洲国家反政府力量的支持，实现了与苏丹、索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等国关系的正常化。1988年5月25日，在非统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卡扎菲宣布愿同肯尼亚、加蓬、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塞内加尔、冈比亚八国复交，作为向非统组织的献礼。20世纪80年代末，利比亚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先后有14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领导人访问利比亚。1991年8月，苏丹总统巴希尔3次访问利比亚；1992年3月，利比亚与利比里亚复交；1993年尼日尔总统和加纳总统访问利比亚；1994年5月，利比亚同南非正式建交。利比亚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了适度 and 非常重要的财政援助。其中1996年3月向尼日尔提供了200万美元的援助，向马里提供了20万美元的赠款。^④

对利比亚来说，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意义是在它与西方国家争端中有了坚强后盾，卡扎菲决定在解决国际制裁方面寻求非洲国家的外交支持。1994年6月非统组织外长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因为制裁已经恶化周边国家的就业状况。^⑤1997年2月非统组织外长会议宣布，在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争端中支持利比亚。大会成立了一个由尼日尔、乍得、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利比亚外长组成的五人委员会，目的是在利比亚和西方在解决洛克比争端中充当联络部。1997年6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向利比亚保证要采取行动解决洛克比

¹ See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3–195.

^④ EU, *Country Report: Libya 1996*, p. 12.

^⑤ See *ibid.*, p. 195.

争端。这进一步鼓励卡扎菲增加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交活动。他高举反帝旗帜，促进利比亚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在 1997 年的非统外长会议上，卡扎菲向 52 个非洲国家代表特别提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口号，不能让美国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干涉非洲内部事务。¹ 他在对非洲外交中还举起了伊斯兰的旗帜。1997 年 5 月，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中心清真寺的一次晌礼聚会上，他鼓励大家遵守安拉的教言而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因为安理会被“反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殖民主义者控制的。”之后，卡扎菲飞到尼日利亚再次寻求政治与宗教方面的支持。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中心城市卡诺举行的穆斯林大会上，卡扎菲宣布：“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领导一场羞辱和贬损伊斯兰人民的战役。我们当然要动员数百万穆斯林去显示我们的力量，显示伊斯兰教的力量，表明穆斯林反驳与抗击这些羞辱的能力。”^④ 因为利比亚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力量在不断增长，他们认为卡扎菲是异教徒，并要进行全面圣战推翻其政权，所以宗教的合法性对卡扎菲非常重要。^⑤ 通过塑造自己的伊斯兰形象，卡扎菲在非洲国家大受欢迎，在反对联合国制裁问题上得到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支持。

对卡扎菲来说，最具挑衅性的行为是对空中禁运的蔑视，当他飞往非洲各国访问时乘坐了利比亚的飞机，这是自 1992 年空中禁令实施后的第一次，这一行为强化了他是一个与西方战斗的战士的形象，也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卡扎菲的非洲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尼日利亚领导人萨尼·阿巴查将军在国宴上授予卡扎菲最高奖章。1997 年 8 月中旬，利比亚获得了进一步的支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等国总统齐聚的黎波里，目的是促进当年 2 月非统组织外长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洛克比争端决议的实施。1997 年 10 月 17 日，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到达利比亚，他之前一直与利比亚保持着一种谨慎关系，他的到访无疑提高了卡扎菲的声望。1997 年 10 月和 11 月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两次访问利比亚，这是利比亚对非洲外交的又一项重大成果。此后，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的英联邦国家会议上，曼德拉将制裁利比亚的问题推上了议事日程，迫使英国在此问题上不再发难。

卡扎菲还注意利用地区组织的力量提高利比亚在非洲的外交地位。1998 年初，他召集了西非和撒哈拉地区国家领导人在的黎波里开会，与会国有尼日尔、马里、乍得和苏丹。这次峰会因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形成而达到高潮。这个地区集团参加国有利比亚、苏丹、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领袖是卡扎菲，总部设在的黎波里，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有效与成熟的合作，以应对非洲小国面临的外交挑战。^⅔ 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成立表明了卡扎菲在本地区的外交成就以及领导地位。1998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3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访问利比亚时，卡扎菲劝说厄立特里亚总统与利比亚团结起来对付美国为首的制裁。^½ 另外，1998 年初，马拉维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访问利比亚，他们均表示要支持利比亚取消联合国的制裁。事实表明，卡扎菲调整了对非洲国家的政策后，逐步摆脱了在非洲的孤立地位，与多数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

同时，洛克比争端也发生了变化。1998 年 2 月，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同意 2 名利比亚嫌疑犯由苏格兰法官主持的法官小组依照苏格兰法律在第三国进行审判，而不是依美国或英国的要求在华盛顿或伦敦审判。国际法院的此项裁定表明，洛克比案件的审判不能被美国或英国控制，这就会使利比亚的非洲新朋友向联合国安理会施加压力，促使其讨论取消对利比亚制裁的问题。1998 年 3 月 20 日安理会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证明了非洲朋友对卡扎菲的有力支持。由于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利比亚又开始向空中禁令挑战。1998 年 3 月 29 日，利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载着 100 名朝圣者飞到吉达。利比亚违反空中禁令的行为并未受到惩罚，表明美、英在惩罚违犯联合国禁令的宗教行为方

¹ See Yehudi Rouen, "Libya's Diplomatic Success in Africa: The Reemergence of Qadhafi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13, No 4, December 2002, p. 61.

④ Ibid., p. 63

⑤ See Ray Takeyh, "Qadhafi's Libya And The Prospect Of Islamic Success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7, No 2, 2000 pp. 154- 164.

⅔ See Yehudi Rouen, op cit., p. 65.

½ See Ibid

面显得无奈。这进一步强化了卡扎菲作为伊斯兰教勇敢卫士的形象，从而增强了他的政治自信心。

非洲国家对利比亚进行政治援助的高潮是 1998年 6月在布基纳法索举行的非统首脑会议，会议宣布，考虑到宗教、人道主义及与非统有关的利比亚航空问题，所有成员国将立即停止制裁利比亚。1998年 9月，非统组织号召成员国不要理睬任何制裁，除非联合国和英国都同意在中立的第三国进行洛克比案件的审判。¹ 非统决议是利比亚在以非洲国家为后盾与西方斗争中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

非洲在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

1998年夏末，利比亚再次冲破空中禁令派飞机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疏散了许多阿拉伯人，这种行为在非统组织的庇护下同样没有受到惩罚。这进一步侵蚀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从而为利比亚与其非洲盟友取消制裁的努力注入了新动力。美国政府不可能无视非统决议，因为非统决议很快就付诸实施了，非洲国家首脑们对禁飞令的破坏几乎成了一种正常事情。这导致美、英在 1998年夏天形成了一种新的折衷办法，即同意在荷兰以苏格兰法律审判，而放弃了以前用英、美法官依英、美法律审判的主张。

卡扎菲也关心急剧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1998年中，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声称要谋杀卡扎菲，利比亚国内局势非常紧张。这样，利比亚的非洲盟友为改变英、美的最初态度所作的贡献对利比亚显得非常重要。卡扎菲对其非洲朋友心怀感激：“他们将美国人提出的决议踩在了脚下。”^④ 他随后对其他非洲国家宣布，利比亚意识形态已从以阿拉伯世界为中心转到以非洲为中心：“我高举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 40年，但是阿拉伯的统一并没有实现。这意味着我是在沙漠中讲话，现在我要讲泛非主义和非洲联合”^⑤。1998年 10月，的黎波里电台的名称由“大阿拉伯祖国之声”改为“非洲之声”，利比亚电视台每日新闻节目的图象背景由阿拉伯世界的地图换成了非洲地图。^⅓ 这表明，利比亚对非洲国家的外交倾斜政策是以牺牲与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为代价的。

南非与沙特阿拉伯也在调停洛克比争端。1999年 4月僵局终于打破，2名利比亚公民交付给在荷兰的国际法庭以苏格兰法律进行审判，联合国随即宣布暂时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同时，利比亚与欧洲国家的关系陆续恢复，表明欧洲国家对利比亚的经济机会非常感兴趣。利比亚渴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尊重，希望消解美国对利比亚所施加的压力，也急于想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这与英、法、意三国的利益吻合，于是它们很快恢复了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仍然顽固地不与利比亚复交。在此关键时刻，卡扎菲继续增进与非洲国家的友谊，他在非洲热情地高举“联合”与“伊斯兰教”两面旗帜。他说“非洲要摒弃殖民者的宗教，而促进伊斯兰教的胜利”。他向非洲国家保证“要维护非洲的利益，要平息非洲的战乱之火”^⅔。1999年 9月上旬，卡扎菲在利比亚的苏尔特市召集了一次非统首脑特别会议。其召开时间正好是卡扎菲执政 30周年庆典举行之时，这再次表明了非洲对利比亚的支持。1999年年中，卡扎菲访问了乍得、南非和赞比亚，显然利比亚正极力加强它在非洲的地位。这是卡扎菲自 1999年 4月联合国中止对利比亚的制裁以来首次出访。访问南非时，卡扎菲参加了曼德拉退休与穆贝基就职的仪式。曼德拉长期以来一直是利比亚的支持者，并坚持不懈地努力调停洛克比争端。利比亚在当年秋季向非统组织提供了 450万美元的经费，此数目是非洲最贫穷的 7个国家所欠非统组织经费的总和。^⅔ 尽管制裁已经中止，但利比亚认为非洲牌仍然具有巨大价值，在洛克比案

¹ See *Jamahiriyya Arab News Agency* (Tripoli), 10 June 1998.

^④ *Jamahiriyya Arab News Agency* (Tripoli), 6 Sept 1998.

^⑤ *Middle East Times*, 26 Sept 1998.

^⅓ See Yehudi Rouen, *op. cit.*, p. 68.

^⅔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 March 22nd 1999, p. 13451.

^⅔ Yehudi Rouen, *op. cit.*, p. 69.

件审判中如果利比亚嫌疑犯被判有罪，美国可能再次惩罚利比亚，而打非洲牌就能阻止美国的这种企图。

卡扎菲继续将萨赫勒－撒哈拉共同体视为为利比亚利益服务的有效平台。该共同体在非洲外交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突出，2000年2月，冈比亚、吉布提、塞内加尔三国加入了该共同体，其成员国增加到11个。由于在萨赫勒－撒哈拉共同体首脑会议的舞台上被赋予很高的地位，卡扎菲便敦促更多的非洲国家加入这个组织，并最终使它成为非盟的一块基石。¹

不仅如此，卡扎菲还热情地推销他的“非洲合众国”的思想。2000年7月，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了第36届非统首脑会议，会议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卡扎菲提出的建立非洲联盟的设想。27个成员国签署了联盟协议，规定在一年内组成非盟。2000年11月7～9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召开的非统首脑会议上，卡扎菲再次阐述了他经常宣扬的非洲“是一个民族，非洲是一个大家庭”的思想。^④

同时，拖延已久的洛克比案件审判有了结果，2001年1月，国际法庭宣布判处利比亚公民和所谓的国家安全人员阿里·穆罕默德·马克拉希终身监禁，另外一名利比亚嫌疑犯则被无罪释放。卡扎菲满怀信心地要彻底取消利比亚所受到的制裁。他再次感到需要非洲朋友们的帮助，利比亚由此扩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参加了2001年3月在的黎波里举行的非统首脑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非盟构建条例》。2002年7月9日，非盟首届首脑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非盟作为非洲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正式启动。卡扎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非洲联合的思想，他认为非盟的建立需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实现。2005年7月，卡扎菲主持召开了第五届非盟首脑会议，提出设立非盟防务部长、外贸部长、交通和通讯部长等设想，强调非洲在包括联合国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④。

正是由于利比亚在非洲政治舞台的作用日益明显，美国也不得不考虑改善与利比亚的关系。其实，在利比亚交出洛克比空难案的2名嫌疑犯之后，两国关系已经开始缓和。九一一事件后，利比亚强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表示理解和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2003年3月11日，利比亚与英、美两国代表在伦敦达成协议，利比亚承担洛克比空难的民事责任，同意向遇难者家属提供27亿美元的赔偿。9月12日，联合国在英、美的敦促下宣布解除对利比亚长达11年的制裁。2004年4月，美国也解除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利美关系开始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2006年5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宣布美国决定全面恢复同利比亚的外交关系，并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删除，利比亚宣布从当日起与美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08年9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对利比亚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两国进入双边关系正常化阶段。

利比亚摆脱了在国际上严重受孤立的局面，摆脱了令人窒息的制裁，在外交上显得充满生机，对非洲国家的外交成果令人注目。卡扎菲利用非洲国家的支持解决了洛克比争端，也树立了非洲利益无私维护者的形象，在外交事务和国内政治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一旦抓住了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潜在力量，卡扎菲就会顽强地维护他在非洲外交中的核心地位。非洲成为利比亚抵御西方敌对行为的有效屏障，非洲国家也在恢复卡扎菲在国内和国际地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卡扎菲在非洲外交中的成功增强了他的政治自信，促使他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发展对非洲外交关系，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成为利比亚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See Agence France Press 5 Feb 2000

^④ See Alison Breakout “Violence In Libya”,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6 No 1 2001, pp.90–94.

^④ Yehudit Rouen op. cit., p. 71.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and Beyond the Nationalism

—— the Great Leap of Libyan Modernization

Han Zhibin

pp. 45– 51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Libya is the most effective political power in formulating Libyan national state. In the meantime,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 in Libya emphasized on ideology with the character of Utopia and idealization, so that it's hard to fulfill the fixed objective. As the advocator of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Gaddafi, the ambitious Libyan leader failed to reunite the Arab world, and also failed to make Libya to be a strong Islamic socialist country. After Iraq war, the modernization

of Libya began to turn from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road. From the poin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Libya is in accord with general trends of events, and Iraq war is only an external factor. In terms of the future results,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has made Libya back to world community from the isolated situation, and it is in accord with the basic interests of Libya.

The New Trend of Zimbabwe's Unwritten Law after Its Independence

Hong Yonghong

pp. 57– 62

It is a distinctive style that the unwritten law is popularly approved in continental Africa. In Zimbabwe, the unwritten law was the native law before the European colonists arrived. After independence, the common law used by the colonists was left, but the unwritten law is also used. There appear some new trends in this written law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unwritten law is approved and admitt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court of the unwritten law is accepted by national united legal system. Some leaders of tribes are absorbed by new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me contents of the unwritten law are revised in course of compilation.

Libyan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Key to Lever Its Foreign Relations

Liu Yun

pp. 63– 67

Since 1980s, especially after the accident of Lockerbie Air Crash, Libya suffered heavily from international sanction. Because there was little progress from Arab states for appealing for lifting international sanction for many years, Libya began to lever its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in order to

improve foreign relations. Gaddafi made great efforts to enhance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in the name of advocating pan-African so that to break away from isolation in the world. Afterwards, Libya has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Africa affairs.